

民間文學

王志健編著

戲曲人情

陳奇祿題



大行散樂忠都秀在此作場



文史出版社印行





ISBN 957-547-932-



9 789575 479329

民間文學

王志健編著

戲曲人情

陳奇祿題



文史出版社印行

戲曲人情 / 王志健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民84  
 面 ; 公分. -- (民間文學 ; 4)  
 ISBN 957-547-932-7(平裝)

1. 中國戲曲 - 歷史

820.94

84002085

④

# 學文間民

## 戲曲人情

編著者：王

志

健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

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五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三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932-7

# 戲曲人情目錄

戲曲源流	三
戲與曲	三
源流說	五
歌謠	5
神話	11
戰爭	15
祈頌	20
巫風	25
象形	30
樂舞	38
游藝	50
優伶	55
百戲	63
附錄：崔令欽教坊記	.....
元代戲曲	七七
元曲概述	七七
元曲六大家	九五
關漢卿	90
王實甫	106
白樸	120
馬致遠	130
鄭光祖	138
喬吉	145
明代戲曲	一六三
明代戲曲述要	一六三
琵琶記	177
牡丹亭	188
荆釵記	197
白兔記	200
拜月亭	205
殺狗記	208
四聲猿	210

吟風閣雜劇 219

四弦秋 223

清代名劇人

張岱 焦循 李漁 明心鑑 洪昇 孔尚任

三二九

地方戲

地方戲的構成

地方戲舉隅

晉劇 秦腔 川戲 漢劇 豫劇 越劇

婺劇 粵劇 歌仔戲

三三八

三三一

三三一

# 戲曲源流

## 戲與曲

戲這個字從字形來看，一面是頗具畫意的虍字，另一面則是屹然矗立的戈字。虍的上面是虍字，下面是豆字，「說文」解釋作古民的陶器，「從豆，虍聲，虍，虎文也。」意思是陶器上刊有虎文，有些近乎饕餮的模樣。瓦豆作為黎明的家用器皿，是與民食有密不分的關係的。虎文是出於匠心的藝術手法，浮現在瓦豆上，增加了視覺上與心靈上的美感。但另一面的戈字，則使人不期然聽到殺代之聲。戈是將士們手持的武器，說文上解釋是「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虍聲」。兵是戰士，戈是兵士手持的武器，這與戰爭有關。戲下等於部下，也就是麾下，史記淮陰傳：「項梁度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麾是指揮部下作戰的旗幟。從字形上看，戲代表了黎民素常生活的一面，戈也突顯出生活中另一面的凶險不平。戲亦有戲謔嘲弄的意思，如詩經衛風淇奧「善戲謔兮，不為我虐兮。」大雅板：「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史記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圖主上之所以戲弄，倡優所畜。」戲謔不可為虐，戲豫則求其安樂。至於主上的戲弄，豈可倡優看待，所以，戲弄的意思也是應該各有不同的。逾份的戲謔，以至於殘人為虐，已超過戲弄的界限，那是暴戾的手法，而非戲弄。盧冀野「中國

戲劇論——戲曲之起原」中舉姚范文之言說：「戲始鬥兵，廣於鬥力，而泛濫於鬥智，極於鬥口，是從戈之意也。」用戲劇中高潮的用語說，解釋為「衝突」，似乎極為合適。衝突為戲劇集中迸發出來的火燄，鬥口不如鬥智，鬥智不如鬥力，鬥力不如鬥兵。鬥兵在戲劇中不是戰爭，較戰爭更能催動萬兵馬的劇情，可攻人心肝，襲人肺腑，此處所說的衝突，可概括戲這個字的意思。清段玉生裁截說：「兵杖可玩弄也，故相狎亦曰戲謔。」這是跳出干戈的範疇，而作可玩弄相狎的戲謔，是戲而非兵，是表演而不是虎立而爭的打鬥，廣義的戲是有劇情的，所以叫做戲劇，用戲劇來表演人物故事。戲加上了有節奏，有抑揚頓挫的曲，用音色聲調來歌唱，注入大量的藝術的質素來感動聽眾，戲曲乃成為人類心靈的守護神，娛樂的風采圖。

曲不是直觀淺露的形象，是委婉細緻的旋律。有層次，有周折，有過程，有內涵；「山窮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的詩境庶幾近之。以是，表演故事的歌舞稱之為戲曲。這戲曲中有劇情人物，有歌舞對白，用動人的音樂伴奏著。戲曲由初起單純的歌謠，逐漸進入到樂舞，然後有表演，也由單純進入複雜，通過時間的考驗與鍛練，而成為一種綜合的藝術，達到表演的巔峰。說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曲可說就是樂的變形，音的變奏。一言不能說盡。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這「抗、墜、折」的婉轉輕，實在比喻巧妙，彷彿天籟之音。

戲曲的起原，非僅一端，依據人類生命的歷程來看，人之初生的一聲啼哭，已充滿了向



人世抗爭的戲劇性，初生兒的動作，「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豈非也合於舞蹈的一些節奏。生命開始，戲曲即已上場，人言：「人生如戲」，悲歡離合，七情六慾，皆在酸甜苦辣中，戲曲的起原，應是與人生俱來。戲曲的涵容性，基礎於中國的民族性，溫柔敦厚外，又奇巧絕妙。食色男女外，又忠孝節義。老子言：「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戲曲輔萬物之自然，其起原與人生的道理相同。

## 源流說

### 歌 謠

歌謠是戲曲最初的聲口形態，歌謠不是只有徒歌，而在神情激動時，止不住手舞足蹈，正似小兒初生時的啼喚。毛詩正義序說：「若夫哀縣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跡所運，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這裡說的詩理，不如說詩情，詩理接近上皇與政繁之音，而詩情較與「歌詠所興，自生民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之語相合。至若「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則皆「冥於自然，喜怒之端。」如此則戲曲的起源也與歌謠相同。沒有文字以前，情感的抒發，自然生於歌謠，這與「擊壤歌」民謠風的樸素，出之於民間是值得看重的。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這首歌是個人的創造，而又經過改造的，如「堯何等力」的歌詞有些咬文嚼字，就不如「帝力於我何有哉！」來的爽快直接。詩經中的風謠，也是經過刪述的。但像「野有死麋」述獵人與村姑的相遇與相愛，語言雖然是經過潤飾的賦體，但男女相悅調情的行為卻是含有戲劇性的；我們在這裡用了靡文開氏的散文白譯與注釋：

### 野有死麋

森林裡的獵人，用獵獲的獐和鹿為禮，結識了綺年玉貌的漂亮姑娘。

#### 原詩

#### 今譯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

野地裡有隻死獐，白茅草包得很像樣；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有個姑娘正懷春，年輕男子誘她做情人。

林有樸檝，野有死鹿；

森林裡有些小樹，野地裡有隻死鹿；

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用茅草細做一束，姑娘啊嬌美如玉。

「舒而脫脫兮！」

「別著急慢慢兒來啲！」

無感我悅兮！

別拉我圍裙我自己來啲！

無使彪也吠！」

別驚動狗兒叫起來！」

「將仲子」是不同風味的歌謠，內裡有一個「家」作為訴說的背景；告訴我們「家」構成長幼尊下的地位和關係；我們依然用了靡文開氏的白譯與注釋：

將仲子

男女相悅，女子能自制，勸他不要用越軌的舉動來求愛。

原詩

今譯

將仲子兮，

叫一聲二哥啣心上人，

無踰我里，

不要爬過我里門，

無折我樹杞。

也別爬上杞柳來談心。

豈敢愛之？

杞柳踩斷不要緊，

畏我父母。

就是怕我父母親。

仲可懷也，

二哥二哥我情也深，

父母之言，

可是父母的話呀，

亦可畏也。

卻也真怕人。

將仲子兮，

叫一聲二哥啣我情郎，

無踰我牆，

不要爬過我的牆，

無折我樹桑。

也別爬上桑樹來張望。

豈敢愛之？

桑樹折壞沒話講，

畏我諸兄。

怕我兄弟們亂嚷嚷。

仲可懷也，  
諸兄之言，  
亦可畏也。

我也想你得心發慌，  
兄弟們的話呀，  
卻也真難當。

將仲子兮，  
無踰我園，  
無折我樹檀。

叫一聲二哥啣你聽好，  
不要偷偷往我園裡跑，  
也別攀著檀樹來胡鬧。

豈敢愛之？

檀樹折斷沒人找，

畏人之多言。

怕的是人們會恥笑。

仲可懷也，

我也想你得夠苦惱，

人之多言，

人們的閒言閒語啊，

亦可畏也。

可也真受不了。

「無羊」是小雅中的一篇美麗的田野圖，靡文開氏說：

### 無羊

這是一幅令人激賞的牛羊放牧圖。詩中描寫人畜的動態，十分靈活而深刻，美妙得簡直像法國米勒筆下的名畫。所不同者，無羊篇在美麗的畫面上，又浮現出一個美麗的夢境來。我們透過夢境的幻象，不難體味到詩人在無意間透露出來的牧人之悲辛。

原詩

誰謂爾無羊？  
三百維群。  
誰謂爾無牛？  
九十其犝。  
爾羊來思，  
其角濺濺；  
爾牛來思，  
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  
或飲于池，  
或寢或訛。  
爾牧來思，  
何簣何笠，  
或負其餼，

今譯

誰說你羊兒沒一個？  
一群數來就有三百多。  
誰說你牛兒一條也沒有？  
七尺的肥牛就有九十頭。  
你的羊群來到時，  
羊兒的犄角聚在一起；  
你的牛群都來到，  
牛兒的耳朵光閃耀。  
有些牛羊下山坡，  
有些池邊去飲水，  
有的呼同類，有的靜靜睡。  
看喲，你的牧人來了！  
揹著簣衣斗笠帽，  
有的把乾糧也揹好。

三十維物，

牛羊的毛色三十種，

牧人乃夢，

牧人做夢真稀奇，

眾維魚矣，

夢到大群的魚兒好歡喜，

旄維旗矣。

夢到龜蛇旗子和鷹旗。

大人占之：

占夢先生來推算：

「眾維魚矣，

「大群的魚兒好喜歡，

實維豐年；

是要有個大豐年；

旄維旗矣。

龜蛇旗子和鷹旗，

室家溱溱。」

人丁旺盛子孫繁。」

詩經中顯示出來的歌謠風格，已從單純的個人徒歌轉變為可以入樂的和歌，形式與內容都變的較為複雜。因為這些歌謠有頭有尾，有抒情，敘事，有歌樂的特色。我們選這三首，只是說明它有民間文學的色彩，情之所至，可以產生這等的作品。

在「野有死麋」中，我們看見敘事言情，寫景造物，以對話動作的活潑傳達。在「將仲子」中，又見妙齡女郎以代言人的身份，委婉表達其心境，並介紹其家庭鄰里，父母兄弟的情況，不啻一幅融情入景的寫真圖。在「無羊」中的田野風光，牛羊成群，人聲歡騰，在牧人的夢境中，又出現了奇異的景像，大群的魚兒入網，而龜蛇鷹鵠的彩色旗子飄揚著，由此，我們似乎看到人們從田野湧來，歌舞跳躍，家家欣慶豐年的佳節開始，這正是一曲戲劇



上演的開始，也是祭神祀天活動的開始，我說這祭神祀天的話，是不違背孔子畏天命的說法的。

## 神話

神話是戲曲起源不可忽略的主要一環，我們在此必須要重視。在楚辭中我們清楚看到了「九歌」裡的衆神，在九天之上，降臨人間，申訴他們綿綿不絕的愛情。神是人的最高祈望。神是高不可及的，神是萬能的，神是有情有義，知善懲惡的，神是救苦救難，靈感廣大的。神是無憂無慮，不死不老，不朽不腐的。神是可以爲我們解除一切的煩惱，掃除戰爭、疾病，自然的災害，能護佑子孫，繁衍牲畜，五穀豐收，風調雨順，且在黑暗中帶來光明，化地獄爲天堂。種種大能，非人世所有。但在「九歌」中，神是可以與人接近的，甚至，屈原創造了神的感情，也幾乎是人的感情，東皇泰一不就是人間的聖德賢君？先民所崇拜的伏羲女媧，黃帝嫫祖，堯舜禹不就是神的化身？這是與東皇泰一至高無上是相同的。東君是太陽，雲中君是霓虹，太司命少司命主宰陰陽福禍，河伯，是江河的統領，架驚不馴而又咆哮奔放。其中開章有：「與女游兮九河」及「送美人兮南浦」。說的卻是男女之間的愛情。山鬼是山林之神，牠的柔媚是何等的令人爲之消魂，牠爲什麼要在黃昏月夜出現：「若有人兮山之阿」，讓人引起無限的遐思。這與詩經子矜之言：「洵兮達兮，在城闕兮」。有些相似，子矜中的女孩，躑躅徘徊等待情人來，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其情之切，又是

一樣的表露。山鬼隱隱約約，靜靜的守候，是情思綿綿的等待，神與人兩者性格不同，但等待情人來的心願，則是相似的。人的情與神的情是相同的。特別是湘君湘夫人顯示了相思不絕的愛情的堅貞：

例如湘君一段云：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又如湘夫人曰：

「登白蘋兮聘望，與佳期兮夕張。」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君中所指「夫君」爲誰？何人爲「媒勞」，湘夫人中「佳人」是誰，將「偕逝」者到那裡？如果神自然無需如此周折，如果是神與人間的愛情，這真是美麗的神話。「媒勞」指的是祭神嗎？「偕逝」指的是「人祭」嗎？愛到「偕逝」在人間是同生共死，生爲連理枝，死作鴛鴦鳥。在不出宗教（祭祀）範圍，我們把「九歌」中言情的章節仔細看一看，便知道他們是含有濃厚的戲劇性的：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綯，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櫂兮蘭柁，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朝聘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聘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曷何爲兮木上？湘有芷兮沅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聘兮江臯，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櫜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以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